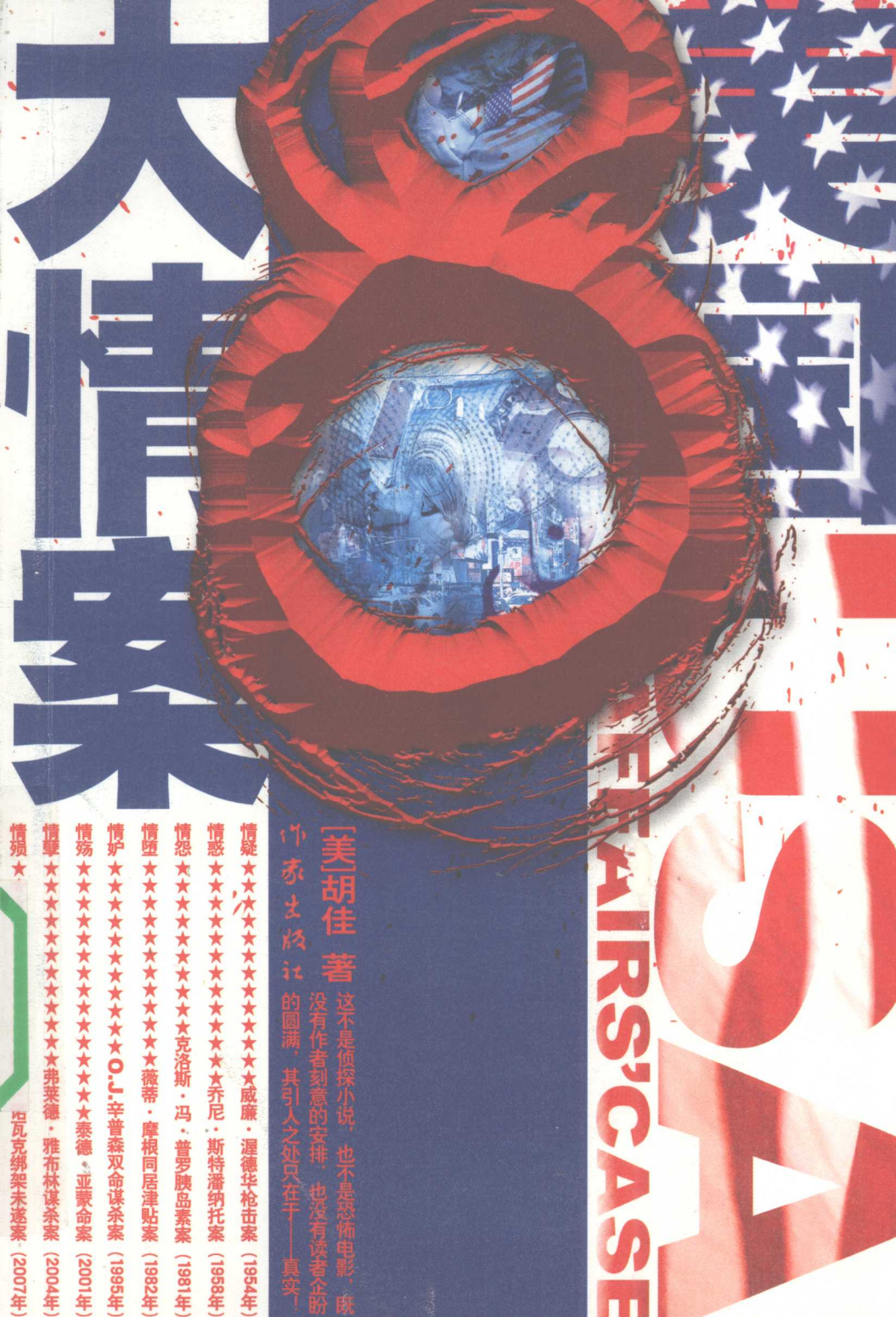




「美」胡佳 著 这不是侦探小说，也不是恐怖电影，
没有作者刻意的安排，也没有读者企盼
作家出版后的圆满，其引人之处只在于——真实！

情疑★★★★★★★★★★★★★★★★★★★★威廉·温德华枪击案（1954年）

情惑★★★★★★★★★★★★★★★★★★★★斯特潘纳托案（1955年）

情怨★★★★★★★★★★★★★★★★★★★★克洛丝·冯·普罗腴岛素案（1981年）

情堕★★★★★★★★★★★★★★★★★★★★薇蒂·摩根同居津贴案（1983年）

情妒★★★★★★★★★★★★★★★★★★★★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1995年）

情殇★★★★★★★★★★★★★★★★★★★★泰德·亚蒙命案（2001年）

情孽★★★★★★★★★★★★★★★★★★★★弗莱德·雅布林谋杀案（2006年）

情殒★★★★★★★★★★★★★★★★★★★★厄瓦克绑架未遂案（2007年）

情殒★

厄瓦克绑架未遂案（2007年）

AFSAIRSCASEM
美国
8
大情案

「美」胡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9-36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8大情案/(美)胡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63-4775-4

I. 美… II. 胡… III. 案例-美国-现代-通俗读物
IV. D97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0936号

美国8大情案

作者:【美】胡 佳

责任编辑:王 征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数:460千

印张:15

插页:1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775-4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情疑

——威廉·温德华枪击案——001

燕妮说，她半夜醒来是因为屋顶上有脚步声，就在她的卧室上方，然后从楼梯那边传来一声响。燕妮一把扯下眼罩，抓起椅子上的枪。“这时候，狗叫了，就像它平时遇到了生人。”燕妮端着枪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头仍是沉沉的，显然那安眠药还没过劲儿。推开房门，燕妮看见一个黑影。

情感

——乔尼·斯特潘纳托命案——053

没有人清楚乔尼·斯特潘纳托曾经为自己设定过多少个目标，或什么样的目标，警方后来查抄到的“棕色小本”通讯册中堂而皇之地抄录着好莱坞当红女星们的地址电话，安妮塔·艾克勃格、玛丽·布兰查德、茱·阿莉森、莎莎·卡伯尔、芭维莉·泰勒、帕迪霞·韦思摩、雅琳·威尔兰、蓓蒂·科罗利等等尽在其中，不用说，拉娜·透纳也在其中。

情怨

——克洛斯·冯·普罗胰岛素案——097

“桑妮存活希望只有50%。我的意思是，”盖利迪大夫惟恐自己的话讲得还不够明白，“另外的50%就是——死亡。”克洛斯·冯·普罗先生流下了眼泪。然而，时至今日，也没人猜得出，冯·普罗先生的眼泪究竟是为着哪一个50%。

情堕

——薇蒂·摩根“同居津贴”案——173

二楼主卧室宽大的席梦思床上仰卧一女人，着黄色T恤衫，比基尼裤衩，十只脚趾甲“染得火似的红”，腰际处横一支棒球球棒。乍看之下，周遭似乎没什么血，为首的米勒中士替女子把了把脉，“没有脉搏。”他告诉同行的另两人，“不过身子还热乎。快叫急救车！”

情妒

——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229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O·J·辛普森在电话上说了什么，而是他没说什么——O·J没有问妮可是何时死的，如何死的，比如，妮可是死于车祸，还是遭人谋杀。这似乎意味着，在接到警方通知之前，O·J已经知道了前妻之死。

情殇

——泰德·亚蒙命案——307

得到二楼，马克直奔主卧室，那应该是泰德就寝的地方。旋即，跟在后面的米尔顿听见马克倒吸一口凉气，人便僵在了那儿——暗褐色的血迹遍布卧室。白色的墙上，白色的床上，亚麻色的地毯上……床和门之间，地上血泊的正中央，泰德·亚蒙血迹斑斑的赤裸躯体不成人形地蜷曲着。

情孽

——弗莱德·雅布林谋杀案——361

6点37分，不止一人听见两声脆响。枪声？不止一人披衣趿鞋奔至窗前，只有1522号的鲍勃·麦卡托看见一个模糊身影从他房前跑过。隔着宽宽的草坪，鲍勃甚至辨不出此人是男是女。

情殒

——莉萨·诺瓦克绑架未遂案——417

袋中之物令女警官骇然，除了受害者提到过的深棕色斗篷式雨衣外，还有手提式电钻、不锈钢榔头、大号电工刀、超宽漆胶布、长约10英尺的电缆线等等，以及另一把子弹上膛的气枪——几乎就是一整套警官学校教科书上列举的“谋杀及肢解工具”。

情疑

——威廉·渥德华枪击案

燕妮说，她半夜醒来是因为屋顶上有脚步声，就在她的卧室上方，然后从楼梯那边传来一声响。燕妮一把扯下眼罩，抓起椅子上的枪。“这时候，狗叫了，就像它平时遇到了生人。”燕妮端着枪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头仍是沉沉的，显然那安眠药还没过劲儿。推开房门，燕妮看见一个黑影。

斯达莱克轿车缓缓停在灯火通明的贝克尔庄园主楼前，燕妮·渥德华夫人摇下车窗，对撑开雨伞迎上前来的贝克尔家男仆道：“别跟我说我们是到得最早的，赛尼。”

“弗莱曼先生已经到了。”赛尼·穆坦毕恭毕敬地答。

“你是说，斯丹·弗莱曼，那位钢琴家？”

“是的。贝克尔夫人让他弹会了《男朋友》的全套曲目。”

这时毫赶得可真够紧，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而且相当巧妙，渥德华夫人暗自思忖。《男朋友》是本月初刚刚在百老汇上演的新歌剧，时下正是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剧中男一号的扮演者曾经是温莎公爵夫人年轻时的恋人，而今晚贝克尔家的宴会，就是专为刚从巴黎抵达纽约的温莎公爵夫妇接风。

燕妮·渥德华提着裙裾下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凼，一面头也不回地对驾驶座上的丈夫愠怒道：“你看看，我们到底还是来早了。”

“不是你一路催着，说贝克尔夫人要求全体宾客务必在公爵夫妇下楼之前到达吗？”

“正好，”燕妮对男仆浅浅一笑，“我忘了带粉盒，让他们先送我去贝克尔夫人的房间补补妆。”

“喔，对不起，”赛尼接着威廉·渥德华先生刚才的话，“温莎公爵今天不会下来了，你们知道，在这样的天气，公爵总是提不起兴致。”

燕妮跟着女佣走了，赛尼仍候在斯达莱克旁，耐心地等待威廉·

渥德华将他的劳力士手表拨回一小时。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全美国的钟表都要从夏时制调回到正常时间。然后，赛尼看见威廉从腰间抽出一把左轮手枪，放进副驾前面的工具箱。

“我们那一片这两天正闹小偷。”许是察觉到了赛尼的惊讶神情，威廉·渥德华轻描淡写地解释一句。“另外，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知道了，先生。”

“是长途。”

威廉·渥德华认识赛尼·穆坦，也认识贝克尔庄园的上下人等，他熟悉这儿楼里的每一间屋子，园子里的每一丛灌木，就像熟悉自己家一样，他从10岁起就经常在这府上出入，他曾经是贝克尔家的儿子格林维尔，小名“豆豆”，最要好的朋友。

8点半，温莎公爵夫人维丽斯在贝克尔夫人的陪同下，准时出现在宴会厅上方的楼梯口。公爵夫人着一袭淡绿色曳地长裙，踏着红地毯婀娜而行。燕妮·渥德华知道，那长裙是由克里斯汀·迪奥亲手缝制，她还知道，佩戴在公爵夫人脖颈、耳垂和手指手腕上的绿宝石首饰，本是当年公爵做威尔士王子时，公爵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皇后留给他未来妻子的，后来被维丽斯送进巴黎的卡蒂尔珠宝行重新打造，如此一来，英国王室就不可以在公爵去世之后，再以它们是“皇冠珠宝”为由收回。

“晚上好，燕妮，”公爵夫人已经走到了燕妮跟前，“你为这次宴会挑选的颜色真是非同凡响。”她指的是燕妮那一身闪烁着荧光的暗紫色夜礼服。

“很高兴又见到您，夫人。”燕妮右脚挪后，微微曲膝。维丽斯虽然不为王室所承认，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求受到皇家的礼遇。

“哈罗，小威廉，”公爵夫人向燕妮身边的威廉·渥德华伸出右手，“你的母亲好吗？”那是另一位渥德华夫人，艾尔茜·渥德华。

威廉在公爵夫人的手背上轻轻一吻：“她很好，夫人，多谢您惦记。”

“很可惜，夫人，您错过了贝尔蒙的赛事，那真是一场少有的、刺激到极点的比赛。”燕妮伸手挽进威廉的臂弯，神色间洋溢着做妻子的骄傲。在两周前的贝尔蒙秋季赛马会上，渥德华家的名驹“那希瓦”再次夺冠。

温莎公爵夫人也是一位“马迷”：“我们在巴黎读到了所有关于‘那希瓦’的报道。祝贺你，小威廉。”

燕妮·渥德华不动声色地引导着谈话，轻松、愉快，又自然、和谐，交谈者们不时发出阵阵让其他宾客羡慕的笑声。燕妮心里明白，在今晚赴宴的所有“长岛女士”中，包括女主人黛蒂丝·贝克尔夫人，公爵夫人只对她情有独钟，因为她俩有着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婚姻，甚至相似脾性。

除了赛马，燕妮·渥德华在那天饭桌上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小偷”，她不厌其烦地对她的聆听者诉说道：“昨天半夜，一个流浪汉偷偷溜进我们的车库，砸开斯达贝克轿车的门——不是我们今天开来的斯达莱克，是昨晚从曼哈顿开回长岛的斯达贝克。”见对方有些迷糊，燕妮便插进一段解释，说她丈夫喜欢斯达贝克的引擎，又欣赏卡迪莱克的车身线条，于是将两者合二而一，特地让厂家打造了这部“斯达莱克”。

燕妮·渥德华继续道：“那小偷撬开车里的工具箱，后来又窜到游泳池旁的小酒吧，将冰箱里的食品统统吃光，只剩下一瓶葡萄汁。他还从池边搬进一把长躺椅，在小酒吧里给自己铺了一张床……是我们的司机李·普林西培今晨早起去车库发现的……警察们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结果连他们自己也给吓着了。你猜怎么着？原来那小偷还偷了枪，偷了子弹！枪匣子空空地摆在那儿，车库里的子弹盒也肯定被他动过，弹子儿撒落一地……我和威廉去小酒吧里看了，你们知道，游泳池四周围密密匝匝全是树，我俩在那儿只能用法语对话，不敢讲英语，怕被那流浪汉听了去……我怎么想怎么瘆得慌，总觉得那人就在某一片树林子里躲着，他能看见我们，听见我们，我们却看不见他……我对威廉说，能不能让警察24小时把守，要不就再雇几个保镖。这园子太大，进口也忒多，保不齐他会从哪儿再

溜进来……威廉说，等过了今晚的宴会我们还回曼哈顿东73道的房子住去……临来时，我们叮嘱用人们关好门窗，让楼里院里所有的灯全开着，那一片白花花的光亮，快赶上天主教堂……威廉还带上了他的左轮手枪……”

一顿晚宴吃了足有两个多小时：头台、汤、海鲜、主食、甜点、水果……坐在燕妮·渥德华斜对面的弗罗斯特夫人注意到，燕妮喝了几乎所有的酒，上虾碟时的白葡萄酒，上牛排时的红葡萄酒，还有后来的香槟。若搁在以往，燕妮从头到尾只喝一小杯。

几个年轻绅士早就憋不住了，音乐刚起，便怂恿着威廉·渥德华请温莎公爵夫人跳了第一支曲子。接下来，就是这帮纨绔子弟在所有派对上的拿手游戏：看谁有本事将每一位女士都请进舞池。

到了第八支，或许是第十支舞曲，赛尼·穆坦穿过扭动旋转着的男女，径直走到威廉·渥德华身边，附着他的耳根儿低语说，有一个电话找他。

“是我的管家打来的吗？”威廉明知故问，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

赛尼早已习惯了这些上流社会的小把戏，他直视着威廉的眼睛，无声地做出夸张的口形：“长途。”

客厅的另一端，燕妮·渥德华正跟一位男士谈论着新近的皇家轶事。报纸上讲，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跟一个离过婚的彼得·汤逊上尉私奔已十日有余，倘若他们结婚，公主将失去她的王位继承权。对于这一类的话题，燕妮可以漫不经心口若悬河地道出其中若干细枝末节，而用不着任何的注意力。燕妮就这样一边聊着，一边看着赛尼和威廉耳语，看着威廉点了点头，看着威廉朝她这边张望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客厅。

“对不起。”燕妮对男士歉然一笑，起身跟了过去。

钢琴的琴键正在斯丹·弗莱曼的手指下缓缓流泻出《满满的月亮，空空的臂弯》，美妙无比。

过了约摸两分钟，有人听见“咣当”一声响，更多的人则是听到了渥德华夫人的高声争吵，总之，众人舞也不跳了，酒也不喝了，随着人流循声趋向邻近的图书室。

已故贝克尔先生宽大的书桌旁，电话悬在离地面半英尺高的空中荡着秋千。威廉·渥德华面红耳赤，正紧紧攥住妻子高举的右手腕。在他们身后的书架上，一只破裂的椭圆形水晶盘犹自挂着点点猩红色酒液，更多的液体正在夫妻俩脚下的酒杯碎片间蔓延。

贝克尔夫人款步走上前去，竭力保持着女主人应有的仪态。

“露蒂丝，亲爱的，非常抱歉，都是我的错。”威廉·渥德华啞哑着嗓子说，“我的胳膊肘不知怎么碰翻了这只美丽的盘子，又搅扰了大家的雅兴。如果您能允许我们现在离开，并且从厨房的侧门出去，我和我的夫人将不胜感激……至于所有这些损失当如何赔偿，我会在明天亲自与您联系。”

然而，威廉·渥德华没能兑现他的承诺。

当天夜里两点到两点半之间，长岛蠓湾警察分署几乎同时接到对同一案子的两起报警电话。先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值班警员从她断断续续的哭诉中只勉强听出了“渥德华”三个字。而后是一个自称“渥德华庄园值夜人”的男子。这位司蒂文·史密斯说，他在睡梦中被两声枪响惊醒，赶紧披衣下床，四周却又复归平静。司蒂文在黑暗中等待了至少20分钟，正开始怀疑那两声响动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或车胎爆裂，或其他什么不相干的动静，就听见庄园主楼那边传来女人的叫声。“和枪声绝对是同一个方向，”司蒂文很有把握地说，“听，她还在叫……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一定有麻烦，请你们尽快！尽快！”

“最后一个问题，”值班警员说，“你听见枪声大约是在什么时间？”

“我有一块夜光表，主人给的。我当时看了，2点07分。”

警员在值班日志顶端的“日期”和“时间”栏目里分别写下：1955年10月30日，星期天，凌晨2点07分。

警察们赶到时，渥德华庄园灯火通明，车道、小径、网球场、游泳池……皆一片雪亮，只有传出阵阵悲声的主楼一楼掩映于黑暗之中。

司蒂文·史密斯迎上前来：“那是渥德华夫人的叫声。她不停地喊：‘帮帮我，请帮帮我，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你们可以从窗户看见她，可是我试过，打不开门。”

几名警察相帮着，将他们中的一员送上一人多高的二楼露台，翻窗进去打开大门。

一楼宽大的过道尽头，男女主人各自的卧室遥遥相对。左侧楼梯旁威廉·渥德华的卧室门口，燕妮·渥德华夫人正匍匐在丈夫赤裸裸血淋淋的身上，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他的名字。离他们不远的地上横卧着一支丘吉尔牌点12口径超小型轻便步枪。有警员试过，已经试不出渥德华先生的呼吸和脉搏。

燕妮和她的丈夫一样，浑身上下血迹斑斑，以至于一开始，警察们以为她也受了伤。

分署署长卢梭·哈佛让手下将夫人从死者的尸身上扶起：“是谁射杀了您的丈夫？”

渥德华夫人一声长嚎。

“替她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通知有关部门速派一名护士，就说渥德华夫人歇斯底里，情绪失控，有自杀倾向。”哈佛署长下令道，“其余的人，分两组搜查室内室外。”

渥德华夫人饮下警员送来的水，喘息着，抽泣着，不再撕扯号叫。

“现在，您能否告诉我，夫人，是谁射杀了您的丈夫？”哈佛署长问

“我以为他是小偷，”燕妮·渥德华泣不成声，“我杀了他。”

卢梭·哈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女人，以为自己听岔了：“您是说，您开枪打死了您的丈夫，渥德华夫人？”

燕妮·渥德华点点头。

“这是您的枪吗？”

“我以为他是那小偷。”燕妮·渥德华重复道。

“您为什么会以为他是小偷？”

“我听见了声响……那声响将我吵醒……”

“什么声响?”

“狗吠。”

“什么狗?”

“厨房里拴了一只卷毛小狗。”一警员替燕妮作答。

“我是说，我听见楼外或者是房顶上有声响。”燕妮·渥德华说。

“所以，您正在睡觉，被一阵声响吵醒?”卢梭·哈佛问。

“是的。”

“您赶紧起床，抓过这支步枪?”

“是的。”

“您总是带着枪睡觉，对吗，渥德华夫人?”

“是他坚持要我这样做……我丈夫坚持要我带着枪睡觉。这一带最近闹小偷闹得厉害，你们的人昨天刚来过……小偷窜进了我们的车库……从贝克尔夫人的宴会上回来后，我丈夫说，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备把枪在身边……我们从宴会回来后，他就带我到地下室的枪柜里取了这把枪。”

哈佛署长一面派人“去地下室的枪柜看看”一面继续问话：“您是在什么时候穿上了您的长睡衣，拿枪之前还是之后?”

“你说什么?”

“您看，您的丝质睡裙外面还套了这件长绒睡衣。我只是有些好奇，您在被‘小偷’惊醒的慌乱之中还能记得披上长睡衣。”

“哦，不，不不，我是穿着长睡衣就寝的。”

“是吗?”

“入秋了，肩和胳膊都容易招风寒，你知道的。”

“明白了，”哈佛署长点点头，“那您也戴着胸罩就寝了?”

“是的，一直如此，以保持乳房的形状。”

根据两天后警官爱德华·罗宾逊的正式侦讯记录，从贝克尔夫人的宴会上回来，威廉·渥德华巡视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我跟他后面，看见威廉握着他的左轮手枪，逐一打开所有的房间和壁橱，但厨房的冰箱门是我打开来看的……他从枪柜里取出我的枪交给我……是的，我的枪，威廉为我特别定制的，极轻巧极方便适用于女士的

那种……他拿出枪来扳弄几下，确定子弹已经上膛……他嘱咐我说，如果发现了小偷，‘先开枪，再问话’……”

燕妮回到自己房间，将枪放在床边伸手可及的椅子上，又进卫生间里刷了牙，吞下几片安眠药。燕妮睡觉一向轻，所以也麻烦，入睡前必定要蒙上眼罩塞上耳塞子。燕妮躺在床上能隐隐听见丈夫正在沐浴的哗哗水声，她也知道丈夫的习惯，洗完澡光着身子直接钻被窝……就这么听着想着，燕妮渐入梦境。

燕妮说，她半夜醒来是因为屋顶上有脚步声，就在她的卧室上方，然后从楼梯那边传来一声响。燕妮一把扯下眼罩，抓起椅子上的枪。“这时候，狗叫了，就像它平时遇到了生人。”燕妮端着枪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头仍是沉沉的，显然那安眠药还没过劲儿。

推开房门，燕妮看见一个黑影。

讲到这里，燕妮·渥德华泣不成声：“我迈出去的脚步又下意识地收回来……隔着半开的门缝儿，我朝那黑影连开两枪。”

子弹穿过18英尺（约5.5米）宽的过道，飞向楼梯，飞向楼梯旁渥德华先生的卧室，分别在威廉·渥德华的头和脖颈部炸开。

爱德华·罗宾逊警官问：“当你打开房门开枪的时候，难道没有看见你丈夫房间射出的灯光？”警方抵达时，威廉·渥德华的卧室亮着灯。

燕妮·渥德华：“我不记得了。或许开着灯吧，但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爱德华·罗宾逊：“你打开房门，看见黑影后又稍稍退回去一点。你能告诉我吗，渥德华夫人，当你开枪的时候，你的位置在房门内多少？”

燕妮·渥德华：“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事实上……迅雷不及掩耳之间。我听见声响，开门，开枪，如此而已。”

枪响之后，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燕妮脑际。“不，上帝，不！”倒在对过房门口正挣扎痉挛着的黑影是她的丈夫！她射杀了威廉！

燕妮能在光亮中认出丈夫，也能在黑暗中认出丈夫。燕妮不用睁眼就知道，威廉是不是躺在她身旁。她当时真的朝黑暗的楼道看

过一眼吗？真的看见了一个黑影居然就没认出那是威廉吗？

燕妮光着脚丫跑过楼道，跌落在威廉身边。威廉是脸朝下匍匐倒地的，脚挨着在门口，头倒在屋里的床柱子旁。燕妮能看见他右脸颊和脖颈处两个血糊糊的大窟窿。法医后来说，威廉·渥德华当时显然正因为什么原因转过脸来。

过了大约10分钟，威廉不再挣扎痉挛，身子渐渐变冷发僵。

弹霾散尽，燕妮·渥德华惊恐四顾，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丈夫的卧室。床上两只睡得有些发皱的枕头……台灯下正嘀嘀嗒嗒不紧不慢走着的闹钟……书桌旁椅子上的黑皮公文包……燕妮已经不记得上次看见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了，因为，威廉·渥德华在世时，几乎从不允许妻子踏入他卧室半步。

因为，从根儿上讲，他和她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渥德华家族堪称豪门。

渥德华家的人，或物，或动物，都有上美国各类《百科全书》。譬如《人物篇》中关于威廉·渥德华之父大威廉的记载——

大威廉·渥德华（1876年4月7日生，1953年9月26日卒），美国著名银行家，律师，拥有多匹在各赛事中夺冠的良种赛马。

大威廉出生于纽约市，父亲老威廉·渥德华，母亲莎拉·亚勃盖尔。

渥德华家族于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殖民地时期移民北美，其家族财产的最早积累源于南北战争中为北军提供棉花及织品。战后，老威廉首创纽约棉花期货市场，又于19世纪下半叶协助其兄詹姆士·渥德华收购多家小银行，融资两亿美元合并而成“纽约汉诺威国立银行”，后成为时下大通银行的一部分。

大威廉父亲早逝，伯父詹姆士终身未婚，视大威廉为己出。

大威廉于189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本科，1901年获该校法学学位，同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其后两年，大威廉供职于美国驻英国使馆，任大使约瑟夫·乔蒂之秘书。在英期间，大威廉加入了由该国诸政治家及财阀大亨们组成的、有英王乔治七世参加的皇家赛马俱乐部。

大威廉于1903年返美接任汉诺威银行副总裁，其时，银行总裁仍为其伯父詹姆士。

1904年10月24日，大威廉娶艾尔茜·奥格登·克莱德为妻，夫妻俩共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威廉·渥德华。

伯父詹姆士去世后，大威廉于1910年就任汉诺威银行总裁，并继承詹姆士遗留之贝莱尔产业，包括贝莱尔大厦及马厩。

自30至50年代，出自贝莱尔马厩的赛马遍赢美国所有重大赛事，屡获伊普逊橡树杯、圣雷格马桩子杯、吉尼斯千马赛等甲级赛冠军，并在三项全能皇冠赛中两次夺冠。大威廉在赛马界的灿烂业绩使他于1939年8月7日荣登《时代周刊》封面。

美中不足的是，大威廉始终未能在当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英格兰达比赛马会上取得名次，这是他终身的梦想，亦是他终身的遗憾。

大威廉于1917年入选美利坚合众国赛马总会，1930至1950年任该会主席。

1950年，大威廉成为大不列颠赛马总会荣誉成员。

大威廉·渥德华逝世于1953年，享年77岁。全部财产由其唯一男性后裔小威廉·渥德华继承。

所以父亲在世时，威廉·渥德华一直被称作“小威廉”。

又如《物业篇》中的“贝莱尔庄园”一款——

贝莱尔庄园——美利坚合众国注册史迹

地址：马里兰州波维市郁金香园林路12207号

位置：北纬38度57分57秒

西经76度44分48秒

分类：建筑

林园

政治/政府

体育

社会学史

贝莱尔庄园始建于1745年，由贝莱尔大厦及贝莱尔种植园组成。

13年前的1732年，第五任英国总督、巴尔的摩男爵查尔斯·卡文笛指命沙缪尔·奥格为马里兰州州长，并交给他3000英镑打造州长官邸。当时沙缪尔尚未婚娶，所以并不着急。

1737年，沙缪尔在安那坡里市郊外置下550英亩土地，并延聘建筑师本杰明·塔斯科为他设计建造贝莱尔大厦。

1740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后，沙缪尔·奥格被急招赴英，1747年返美时带回了他的新婚妻子和两匹英格兰良种马驹。其时，乔治王朝风格的贝莱尔大厦业已落成。

贝莱尔大厦后来又住过另一位马里兰州州长、沙缪尔之子本杰明·奥格。独立战争前后，本杰明与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多有交往，为总统之私人朋友及幕僚。据华盛顿的总统日志记载，他曾于1773年10月1日到贝莱尔大厦赴晚宴。

奥格家族的最后一名后裔于1877年离开贝莱尔大厦，之后，庄园几易其主……1898年被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詹姆士·渥德华买下。

1910年詹姆士谢世，贝莱尔产业传到其侄大威廉·渥德